

名家讲堂

融合:
太昊与伏羲, 陈与楚

王 剑

如今说起周口文化, 大多习惯于将太昊伏羲并称, 视陈楚为一体。实际上, 在遥远的过去并非如此。

上古时期, 东夷部族的神祇和始祖是太昊(史籍或记为“太皞”), 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载, 郑子言东夷部族图腾是“凤鸟”。今淮阳大量原始图腾“活化石”——泥泥狗, 其本型为“玄鸟”, 亦可证东夷图腾是“凤鸟”。而伏羲则是南方苗蛮集团的祖先神。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谓:“有人曰苗民。有神焉, 人首蛇身, 长如辕, 左右有首, 衣紫衣, 冠旒冠, 名曰延维。”对此的训释当如闻一多所言, 延维、委蛇, 即汉画像中交尾之伏羲、女娲, 乃南方苗族之祖神。古籍载伏羲蛇身人首, 蛇是龙的原型, 伏羲部族的图腾是“龙”, 当时和“凤鸟”并没有融合, 所以在先秦可靠的典籍中, 太昊伏羲决不并称。到了秦汉时期, 太昊与伏羲并称合一, 体现了东方民族与南方民族的相互融合。

地处中原腹地的陈地——淮阳周边, 既是各早期民族文化的交汇点, 又是它们的争夺区。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谈及彗星对诸国的影响时所说的陈, 是古代中国的核心文化区, 是华夏、东夷、楚蛮三大主体文化形成、发展和交流的中心地带, 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。和陈相同, 楚亦源于中原, 其祖居地在今河南濮阳。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:“卫, 颛顼之虚也, 故曰帝丘。”杜预注:“卫, 今濮阳县。昔颛顼氏居之, 其城内有颛顼家。”《左传·昭公八年》:“陈, 颛顼之族也。”《山海经·大荒东经》:“东海之外大壑, 少昊之国, 少昊孺帝颛顼于此。”可见楚文化带有浓厚的东夷文化色彩。

北方楚族南迁以前, 在江汉一带生活的是三苗之民, 苗蛮族团在这里创造了较为先进的文化。夏、商时, 楚族一支南迁到江汉一带, 与三苗之民相结合, 这就是古代文献中所称的“荆楚”或“楚蛮”。《诗经·商颂·殷武》:“维女荆楚, 居国南乡。”周初, 楚族靠熊正式立国, 历代楚君筚路蓝缕, 以启山林, 使楚成为“抚有蛮夷, 奄征南海”的南方大国。北方楚族南迁后, 与南方土著居民苗蛮民族融合, 它承受商文化的恩惠、周文化的浸润, 又吸收苗蛮文化的营养, 从而滋长为具有鲜明特色和强大生命力的楚文化。

先是伏羲北上并与太昊合称, 进而在中原诸神中取得显赫地位; 后是楚族发展急剧北扩, 春秋末年, 楚灭陈, 陈归楚, 战国后期, 楚都迁陈, 史称“陈楚”。楚文化与陈地原有的东夷文化交流、融汇, 陈楚合二为一, 共同以“太昊伏羲”作为先祖。太昊伏羲, 陈楚文化从此定型。从考古来看, 春秋战国以后, 龙凤往往成对出现, 也间接证实了太昊伏羲开始并称, 陈楚两地和合。

龙凤呈祥, 皆大欢喜, 正是民族融合的具体表现。

(本文作者系周口师范学院教授, 硕士, 党委办公室主任, 陈楚文化研究所所长, 周口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)

宋代磁州窑褐釉葫芦瓶

先人们的美好期冀



宋代磁州窑褐釉葫芦瓶

【藏品档案】

年代:宋代 规格:通高208厘米, 腹径8厘米, 口径4.2厘米, 底径5厘米。

周口市文物商店收藏的这件宋代磁州窑褐釉葫芦瓶形状分上、下两截, 葫芦形状的瓶口与瓶颈部结合在一起。葫芦型口, 腹部下收, 平底, 施褐色半釉, 釉面局部现锈斑, 通体旋纹, 瓷土烧造, 烧制温度较高。瓶下半部胎体呈火石红, 手感丰富。是一件难得、非常罕见的民间酒器。

【背景资料】

葫芦瓶形状的器物流行于秦汉, 陶、铜制品皆有。尤以隋唐宋明以后更有发展, 出现了葫芦型瓷器。据史料和学者研究考证, 我国最早发现的葫芦型器物是仰韶时期的, 我市存世可考的陶制葫芦型器物是汉代的红陶束腰罐。古人认为葫芦形体优美, 寓意吉祥, 葫芦者, 福禄也。还因为它生长性好, 能蔓延, 多果实, 而这一特色, 也与人类希望子孙繁衍的愿望相合。所以说, 这件宋代磁州窑褐釉葫芦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历史与文明, 更有先人的美好期盼。毛琦/文

(藏品图片由周口市文物商店提供)

方言识趣

周口的“扪”

“扪”是一个动作, 是一个字, 是周口方言, 但它还是一段历史。

新华字典对这个字的解释是“用胳膊挟着”, 这个词条的编辑肯定没有“扪”过力。扪, 必须在靠近胳膊弯的地方, 才能用上力气, 也才能扪起来; 扪的东西必须有一定的重量, 否则直接掂着或提着就是了; 扪的部位必须是篮子上面的“系子”, 就是统领篮子的较粗的木条, 过去也叫“篮系子”; 和扪配合的部位是身体的侧部, 如腰部稍下, 如篮内东西很重, 就要用胯部来支撑了。

“扪”, 离开我已经有20多年了吧, 记得我最后一次“扪”, 是1989年下乡调研, 帮农民用篮子往家运菜, 我竟然“扪”起20多斤重的一篮西红柿, 让房东很是惊奇了一番。他哪里知道, 我从小和“扪”就很有缘, 母亲到沙河里洗衣服, 奶奶领着我去西大街的集市上买红薯, 都是我在“扪”。

随着周口人劳动方式和劳动工具的变化, “扪”也慢慢隐退, 想必周口能用“扪”来表示动作的人不多了, 但“扪”仍然在新华字典里待着, 因为“扪”就是一段让人回味无穷的历史。(赵晏)



泥塑风情乡 中原泥人张

——写给著名雕塑家、郸城泥塑第五代传人张振福

马国强

名家风采



度和真善美。手拿书本看孙女儿在石磨上写作业的爷爷; 一只手持着成绩单, 另一只手遮着嘴巴贴在奶奶耳边, 给正拿着簸箕做活的奶奶报告好成绩的孙子; 织布纺花的大嫂大娘; 蹲在田间地头对弈的憨厚老汉……栩栩如生的“泥人”让人们思绪穿越到那个值得怀念的年代, 回到那古老的乡村, 感受淳朴的民情民风, 还有那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。

越深入群众, 越能发现中原文化的独特魅力。张振福抓住豫东人生活的动感瞬间, 用黄河泥和几根普通的竹制工具, 将30多年的豫东变化搬进了他的工作室。张振福的泥塑作品不

文化

的力量

——写在《周口文化》开版之际

“文”与“化”并联使用, 较早见之于战国末年的《易·贲卦·象传》: 观乎天文, 以察时变; 观乎人文, 以化成天下。在这里, “人文”与“化成天下”紧密联系, “以文教化”的思想已十分明确。而查看《维基百科》, 其中也说道, 文化的一个意义是“通过学习人类思想与行为的精华来达到完美”。可见, 在文化的问题上, 老外和国人所见略同, 化成天下也好, 达到完美也好, 无不认定文化的力量。流行语就是: 重视软实力。

其实, 周口最不缺的就是软实力。三皇之首伏羲定都淮阳后, 发明了占卜八卦, 创造了文字, 制作了瑟, 创作了曲子, 使中华民族在吃饱喝足之后, 完美自己, 文明自己, 繁衍不息成就东方雄狮。文化就这这么有力量! 再往后说, 我们的项城老乡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, 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新规, 创建学校司、提学使司、劝学所等新式教育机构。他筹措经费, 培养师资, 编辑新教材, 创建新式小学、中学、大学, 建立近代新教育体系, 从而使中国开始摆脱旧教育的羁绊, 步入近代化的发展轨道。可见, 最后的“袁皇”也非常相信文化的力量。

抚今追昔, 最早的羲皇、最晚的“袁皇”, 均与周口有缘, 真乃文化之渊藪也。所以, 人杰地灵是周口人很喜欢的自我评价。从周易到千字文, 从泥泥狗到汝阳刘, 从《诗经·陈风》到越调《收姜维》, 还有张伯驹、李鸣钟、吉鸿昌等等等等, 真可谓如数家珍。然而不可否认, 建国之后, 随着新中国陆路交通的发达, 以水运而商埠, 以商埠而繁荣的周口, 在5000年文化氤氲之后, 放慢了自己前行的脚步。

今天, 当习近平主席以中国梦来激励13亿中国人之时, 我们是否应当这样理解: 中国梦只有用5000年的中国文化来诠释, 中国梦的内核只有用中

链接——

《周口文化》的主题: 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 繁荣发展周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; 引导周口文化艺术, 评说周口文化热点; 解读文化政策, 报道文化动态; 推介优秀文化作品, 介绍或报道杰出的文化人才, 引导文化艺术投资; 倡导文化做人, 文化说事, 让周口文化为周口发展增量提速。

《周口文化》的栏目: 始终以“挖掘人文底蕴, 留住历史记忆, 传承优秀文化, 彰显时代精神”为办刊宗旨。开设有《陈风楚韵》、《沙颍茶馆》、《市井雅俗》、《文波墨澜》、《名家讲堂》、《文化动态》、《印象周口》、《细说非遗》、《名家风采》、《才子佳人》、《行帮会风》、《周口记忆》、《藏品赏鉴》、《方言识趣》、《投资视点》等栏目。

《周口文化》的追求: 内容和形式讲究个性, 展现给读者的所有内容都富有艺术感染力; 图文并茂是视觉效果的基本要求; 紧扣本土人文、产业、风土等广做文章, 挖掘浓郁的地方味、周口味; 通过我们的努力, 打开周口地域文化的又一扇重要窗口, 搭建周口文化走向广域的另一座桥梁。

王猛仁获 2014《诗歌月刊》年度散文诗奖

本报讯(记者 李硕)2014年12月28日, 由安徽《诗歌月刊》杂志社主办的年度诗歌颁奖典礼在广西南宁举行。我市诗人王猛仁以其作品《夜的风景线》(组章)荣获2014年诗歌月刊年度散文诗奖。

《诗歌月刊》是国内大型原创性汉语诗刊, 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, 被誉为“中国诗歌的前沿阵地, 母语诗人的灵魂家园”。《诗歌月刊》认为王猛仁的散文诗《夜的风景线》(组章)“视域广阔, 意象纯净, 从个性的视角出发, 传达独特的审美经验。不做作, 不矫情, 至真至精, 用细腻入微的笔触, 和不同的艺术表达手段去表现诗人对生活, 对大自然的满腔热爱

文化动态

五榴先生凌保生

李 郁

五榴先生中年丧妻, 专心于著述及诗文写作, 费心劳神又自得其乐。友人多次劝其续弦, 但决意不娶。为应付媒妁, 以“三子皆孝顺, 何必续娶后妻致家事烦扰”为由请辞, 终不再婚。

民国以后, 袁世凯和徐世昌皆仰五榴先生的学问和为人, 曾先后征召他出山襄助, 但其毫不动心。然为修西华县志, 地方公推五榴先生任主持, 其欣然应诺。从搜集资料、定体分例、起草篇章, 直至总纂其成, 几年间呕心沥血, 勤苦不辍而积劳成疾。1923年9月, 其三子被闯入县城的土匪劫走, 其时五榴先生贫病交加, 更无银钱赎子, 但仍心系县志, 抱病执笔。今看西华县旧志, 书前赫然印有“编辑主任凌保生”字样, 不仅使人叹息。

次年, 五榴先生去世, 享年68岁。友人祭文曰: “生在家世, 为贵公子, 不慕豪华, 淡泊明志, 枕藉经史, 学问渊博。”

才子佳人

